

打造台北新樂園

馬英九挑戰未來

(上)

● 陳劍秋

就任新職任重道遠

首善之區的台北市新市長馬英九，已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五日走馬上任。

面對未來的四年，馬市長將有許多挑戰，包括市區更新、八大行業存續、違建拆除、交通安全、公娼存廢等等，都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加上市議會的三黨不過半，如何促進府會和諧，減少施政阻力，也是馬市長需要花費心思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馬市長的政績，攸關公元二千年的總統選局及國民黨的永續執政，所以馬英九任重道遠，責任綦重，身上的壓力，以「泰山壓頂」形容之，尚不為過。

當然，以馬英九的學養、經驗、性格、操守，做個好市長應無問題。然而台北政情複雜，關心私利者多過關懷公益者，

馬英九很難面面俱到，今後批評將接踵而來，應是可以預見。

贏得勝利大勢所趨

在此次「三合一」的選舉中，馬英九奪得台北市長寶座，是必需的，也是大勢所趨，更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所謂「必需」，乃是中華民國的存亡繼續，繫於此戰，如果贏了，中華民國將可繼續生存發展下去。如果輸了，由主張台獨的陳水扁連任，則陳水扁的聲勢大漲，下屆總統選舉將無人能敵，屆時中華民國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實難預測，因而，馬英九贏得台北市，是國民黨的勝利，也是中華民國的勝利。許多人對陳水扁的政治主張深為疑慮，轉而投票給馬英九，期望政局安定，兩岸和平，所以政治敏感度較高的中產階

級及社會中堅，一致支持馬英九。並非如親民進黨人士所言，是外省族群團結所致，外省族群在台北市人口中僅有百分之卅，即使全部投給馬英九，他也當選不了，何況外省族群中尚有部分陳水扁的支持者。陳水扁的敗，敗在他的強勢作為及鴨霸作風，和他不顧台灣安危的台獨主張，和外省族群團結與否，毫無關聯。再就國際潮流而言，美、日等主流輿論亦盼有個安定的台灣，和平的兩岸局勢，因而美國若干人士耽心馬英九如遭封殺，外省族群將被排除於政治菁英之外，台灣將由本土人士主宰一切，這對台灣團結將是一大傷害，亦將引起中共的疑慮，台灣海峽再度呈現緊張，不無可能。華盛頓郵報即有此看法，日本某些大學教授，亦作如此想，因此，馬英九之勝，符合台灣利益和世界潮

馬英九挑戰未來(上)

流。

有人說，馬英九的勝，勝在李登輝總統提倡的「新台灣人」，其實倡導融合是所有台灣居民的願望，「新台灣人」是個響亮的口號，卻非馬英九的吸票機，頂多只是助力。陳水扁的敗，誠如他自己所言，敗在自己的努力不夠。選前，陳氏曾力言，他沒有敵人，唯一的敵人是自己。壯哉斯言，選戰開始後，陳水扁的「貴賓狗」、「土狗」、「披薩」、「肉包」論，已流露出偏狹心態。競選發言大部分時間使用閩南語，擺明姿態吸收本土票源，有意無意的撩撥省籍情節。這些動作，選民都心知肚明，最後用選票否定他，乃是大勢所趨。雖然他自稱政績受七成肯定，還有許多名人如李遠哲、吳念真、苦苓、魚夫對他的肯定，然而他還是敗了。選戰既殘酷又現實，他只有坦然接受。

台北市長選戰，馬英九贏得漂亮！馬英九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們可從馬英九自撰的「四十感懷」一文中得知他的抱負及理想，特請中外雜誌編輯部將此文重刊於本文之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

香港出生取名英九

馬英九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生於

香港廣華醫院，原籍湖南衡山。因戰亂關係使他在香港降世，依香港法律，他算是香港人，可是香港當局卻兩度拒發其入境簽證，這當然是政治考量，不過馬英九如申請香港居民身分證，依法港府不得拒絕。他當上台北市長後，香港民間已發出呼聲，要求港府允其以台北市長的身分訪港，小馬哥能否訪港，繫於政治考量。

人稱「小馬哥」的馬英九，命名的由來有兩說。一指其父期望他長大後英姿勃發，有所作為。一指係族譜排定，即「上尊大人，英才繼起」而來，「九」字則期其能以「九思」立身，有「九如」般的健康，另一說是他生於九龍之故。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半生憂患，早年失怙，抗戰時期，就讀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大四那年，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擔任團級政工副主任職務。

馬鶴凌在中央政校，結識同屆統計系的秦厚修，馬、秦兩人在國共內戰，烽火不斷的年代，結為連理，相依為命。秦厚修來台後，曾先後任職於中央銀行、桃園

石門水庫管理局等機構，專管會計業務。

與湖南馬家相比，秦家可是有名望的家族。秦厚修的父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父親畢業於交通大學，母親就讀師範學院，可謂書香門第。

一九四九年，湖南陷共，馬鶴凌拋棄衡山大片田莊，躲避赤色風暴，追隨政府來台，遷台初期，馬鶴凌上有老母，下有妻兒，微薄的公教薪水，支撐一家八口八張嘴，相當艱苦，但比起戰後貧困的台灣家庭，馬家雖不富裕，但也不能說貧窮了。

對舉家遷台、共赴國難的馬家而言，國民政府就是國民黨、國民黨就等於國民政府，黨國一家，忠黨愛國的政治認同，原是天經地義、與生俱來的政治道德。

嚴格來說，黨務系統出身的馬鶴凌，雖曾遊走於黨中央與各直屬黨部之間，算是高級黨工，但並非「黨政權貴」，馬英九自然談不上所謂「權貴子弟」。

不過，一九八八年元月，在蔣經國總統的大殮典禮上，馬鶴凌奉命在靈前恭讀「祭文」，因表現突出，使在場者為之動容，此舉讓馬家的政治名聲，更廣為周知。

馬家最爲人折服與稱道的，莫過於馬鶴凌夫婦對其子女的家庭教育，以及培養子女的卓越成就，在台北政壇堪稱典範。

馬鶴凌的四女一子，依序爲馬以南、馬乃西、馬冰如、馬英九、馬莉君，各個中英文俱佳，尤其馬英九的英文造詣與國學基礎，更是卓越優秀，遠近馳名。

馬家的家訓，是馬鶴凌的父親馬大基立下的：「黃金非寶書爲寶，萬事皆空善不空」一九八六年元月，馬英九出版其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即在首頁上抄錄這則家訓，以紀念其祖父。

童年生活十分艱困

初來台灣的馬鶴凌，安定未久，基於忠黨愛國，曾打算重返大陸，結合同袍打游擊，乃把懷著馬英九的妻子秦厚修趁陪朋友到香港看病機會送到香港，所以馬英九在香港出生。後來，馬鶴凌游擊未打成，由重慶趕回香港，會合秦厚修母子，約一年後全家才回到台灣。

馬家回到台灣後，住在台北市萬華區一處由日據時代國民學校改建的民防指揮部樓上，即廣州街和梧州街交叉口，環境

品質很差，是個廿幾戶的大雜院，沒有自來水，整棟樓的住戶共用一個公廁和衛浴設備。因爲不夠使用，每家都自備馬桶「方便」，每天早晨「倒馬桶」，就成了一

景。馬英九回憶童年時光，放學後最大樂趣，是和鄰居小朋友到淡水河邊翻東撿西，找些破銅爛鐵，再拿到收破爛的地方去賣錢。湊足兩毛錢一枚的銀幣，可到小攤子上玩「打彈珠」的遊戲，只要中了「天霸王」，就可以換一球特大號的芋仔冰淇淋，吃得淋漓盡致。

在沒有電玩、沒有卡通的年代，小孩子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遊玩方法。馬英九說，夏天放學後的消遣之一，就是把沾滿黃色黏膠的捕蒼蠅的紙綁在竹竿上，去黏樹上的蟬，或是結伴到附近龍山國小，看人家打棒球。

到了三、四年級，有一陣子，馬英九迷上了看武俠小說，常常窩在租書店，坐在小板凳上看武俠小說，一待就是一下午。

有時馬英九和同伴們，也會自己用報紙摺成手套，拿著竹竿練習打棒球，也會經於放學後和同學到淡水河邊尋寶，撿了小石頭亂丟，砸了一戶人家的窗子，結果

，那家的人追出來，馬英九和同伴一路沒命的跑，一直跑到現在環河南路附近，鑽進一家熟識的店裡「避難」，才逃過一劫。

除了撿破爛換零錢，馬英九小時候賺過最大一筆的「外快」，就是到中國廣播公司充當播音員。當時，中廣的任務之一，是向大陸同胞心戰喊話。有一次，中廣要找一個小孩子向「湖南同鄉」喊話，由於從小在家跟家人講湖南話，五歲的馬英九可以講流利的湖南長沙話，就這樣，經過簡單「測驗」，他中選了。照著大人的指導，念了一大串自己也不懂的講稿，馬英九回家時，領了三十塊錢，對當時的小孩子而言，簡直是天文數字。

馬英九小學念的是女師附小，每天搭「零西」公車上學校。放學回家途中，馬英九固定會跑到附近賣「蚵仔煎」的攤子前佇足圍觀。

馬英九說，小時候從來沒有吃過蚵仔煎，每天看得嘴饞，一直到一年後有一天，他的叔叔中了十塊錢的愛國獎券，決定犒賞馬英九。馬英九才吃到生平第一次的蚵仔煎。

馬英九另一童年往事就是陪祖母上教

堂，西園路的天主堂有一位來自比利時的「文神父」，除了傳教，文神父會教小孩子幾句簡單的英文，而且蒐集了各國郵票，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使馬英九很喜歡上教堂。

考入台大活躍社團

馬英九的求學過程十分順利，女師附小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上大安初中，再升建國中學，又以第一志願考進台大法律系。

一九六八年，馬英九進入台大法律系法學組，大二那年，學生代聯會主席由現任中華開發公司總經理胡定吾當選，找替他助選的馬英九擔任秘書長。

在校園裡，馬英九熱中於社團活動，同時喜歡參加校際、國際間的青年活動。大三時，馬英九獲推薦參加「亞太地區學生領袖訪美活動」，以七十天的時間，走訪美國二十幾個州，參觀著名學府，並與美國學生座談。

留美博士保釣健將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通過「排我納匪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舞台，同

一時期，保釣運動在國內外華人社會如火如荼展開。在台大，胡定吾及馬英九成立「台大保釣會」並在次年六月十七日在台大舉行保釣大遊行，向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國際上，則有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日本與中共建交；台灣社會熱烈討論中央民代增補選的問題，台大校園內要求政治民主化的聲浪高漲。馬英九積極投入相關的青年運動。他曾在台大學生刊物《台大法言》發表「從法律觀點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一文，探討中央民代「全面改選」、「增補選」的問題。二十年後，馬英九受蔣經國倚重，銜命研擬資深中央民代退職辦法，推動國會全面改革方案。此一發展，馬英九自己沒有料到。

在紐約結婚，只請了三桌客。馬英九婚後，定居波士頓，獎學金已經結束，要自行張羅生活費、學費，過得非常拮据，所以沒有蜜月，新房也非常簡陋。但新婚燕爾，生活甜蜜。中學時代，馬英九曾讀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對「閨房記趣」一章心嚮往之，他在波士頓的困苦生活，自認差可比擬。

周美青是馬英九妹妹馬莉君北一女的同學。他在念建國中學三年級時，馬莉君有一次帶周美青到家裡包水餃。不過，小馬哥回憶說：「當時我對高一的女生沒有興趣，躲在房間不出來。」

據說，「望子成龍」的馬鶴凌，早年對於小馬哥交女朋友，極為關注，對他立下「廣交而慎選」的基本原則。

周美青不是小馬哥「廣交」的唯一對象，但卻是小馬哥最後「慎選」的人選。據小馬哥自己透露，周美青是他交往的第三個女朋友；但巧合的是，小馬哥前後三任女朋友都是政大的女生。

一九六四年二月，馬英九考取中山獎學金，赴美留學。在紐約大學的兩年，馬英九全部時間都花在課業上。一九七六年二月拿到碩士，八月和同學周美青訂婚。同時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翌年八月

在哈佛讀書期間，飽受愛國教育的馬英九，為維護政府立場，屢次和海外左派及台獨分子進行口誅筆伐，被誤認為「職業學生」。當時，他正在寫博士論文，但

覺得國家處境如斯，還寫什麼個人論文。他整天看報紙，投書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友人，應邀上電視台，和美國人辯論應否背棄盟友，和左派辯論國家立場。

當時，馬英九也投注許多心力在「波士頓通訊」上。這份海外留學生的刊物，是以「反共愛國」為宗旨的，對於海外左派言論大加撻伐。在哈佛念書的五年期間，馬英九一直沒有離開過《波士頓通訊》的撰稿及編務工作。

馬英九接受訪問時，是以東林書院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及宋儒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幾句話，強調當時海外留學生就是秉持著這一股中國知識分子的執著，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

馬英九說：「做一個中國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也就是如此吧！」

馬紀壯邀入總統府

馬英九在哈佛唸書時，政府高層已耳聞這麼一位愛國青年。蘇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作家索忍尼辛在哈佛以「一個分裂

世界」為題發表演講，馬英九聽後感觸極深，撰寫「勇者的證言」一文，刊於台北中央日報，連載三天，為行政院長孫運璿欣賞並親批「傳閱」的文件。

一九七八年七月，青年學人馬英九應邀回國參加一項研討會，提出專題報告，受到大員矚目。兩年後，馬英九再回國參加國建會，出席政治外交組的討論會，對兩岸政策提出建言。

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周應龍，注意到馬英九在海外的愛國表現，輾轉找上了馬鶴凌，表達希望馬英九回國服務的意思。

那時，素有蔣經國先生「文膽」稱譽的周應龍，原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兼秘書室主任。在周應龍接替楚崧秋出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後，第一局副局長劉厚予升任局長，副局長懸缺，周應龍希望讓馬英九接下這個副局長的位子。最後是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直接聯絡上馬英九，問他個人的意願。

當時，馬英九最大的顧慮，是自己剛簽下了紐約律師事務所的合同，起碼要做滿半年才算違約。結果，三月畢業拿到博士的馬英九，直到九月，才到總統府任

職。

對於自己進入總統府工作，馬英九一直認為是因緣巧合，「當時是馬紀壯先生找我，我不曉得為什麼，原來也不認識他；或許同樣是姓馬的關係吧！」馬英九就這樣走入外界眼中充滿神秘色彩的「大內」。

不過，馬英九在總統府近七年，一直是純粹的「技術官僚」，既未進入決策核心，也沒有捲入派系。所以，外界並沒有把馬英九歸類所謂的「官邸派」。

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馬英九說，確定要到總統府服務之後，他第一件事就是翻六法全書，查一下第一局的職掌，結果發現，組織編制有六個局的總統府，實際上卻只有三個局。等到了總統府，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適應，馬英九繼錢復、宋楚瑜之後，成為蔣經國的第三任英文秘書。

除了負責翻譯，蔣經國有時也把馬英九找去，問問對自己談話的看法和一些時事的見解。

在經國先生身邊待久了，馬英九多少揣摩到經國先生的一些習慣。如果經國先

生贊同一個人的意見時，便會說：「對，我也是這麼想。」但如果經國先生不以為然，則是回應：「好、好。」並不會當面駁斥，也不會再多說什麼。

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長達六年，馬英九一直謹守分際，絲毫不敢逾越。一直到蔣經國去世，他發現竟無一張和經國先生的合照。

一九八四年六月，蔣經國在中常會交議一項高階黨務人事案，未滿三十四歲的馬英九，接替陳履安，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職掌國際聯繫與政黨外交，但仍兼任總統府秘書。此一人事安排，出人意料，當時有人認為，經國先生有栽培馬英九之意。

俞內閣研考會主委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馬英九仍任原職，一直到同年七月，馬英九轉任俞國華內閣的研考會主委，當時的馬英九僅三十八歲，與當時四十九歲的內政部長吳伯雄，同屬俞內閣最年輕的閣員。

馬英九任「研考會主委」，自一九八八年七月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其間，分別

經歷俞國華、李煥及郝柏村三任行政院長

這段時間，馬英九同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黨十三全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政綱案」，就由馬英九研擬。李登輝總統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公布的「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也是馬英九以「國家安全會議充實中央民代工作小組」召集人身分主持策劃。馬英九同時擔任剛剛成立的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執行秘書，開始接觸兩岸事務。

在研考會主委任內，馬英九和政務委員沈君山是僅有的每天中午吃院內餐廳每餐廿五元自助餐的政務官。由於馬英九英俊挺拔，行政院裡不少女職員都等他在餐廳時才去進餐，目的是一睹「小馬哥」的廬山真面目。

參與策劃大陸事務

一九九一年六月，馬英九兼任陸委會副主委，郝內閣於一九九〇年底成立「大陸委員會」，外界原看好馬英九出任主委，層峰卻派出了黃昆輝出任主委，馬英九只好仍就兼任，直到九月才辭去研考會主委，轉任陸委會副主委。

自陸委會成立時即兼任副主委，馬英九的兩年任內，兩岸陸續發生了「三保警事件」、「閩獅漁事件」，國統會修正的「國家統一綱領」，也是在這段期間通過。

當時的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兩度率團訪問大陸，但隨後陸續爆發陸委會、海基會不睦情形，陳長文、陳榮傑先後辭去海基會秘書長職務。

一九九一年底二屆國代選舉，馬英九又多了一項兼職，以不分區排名第二的身分，成為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選前，馬英九被視為國民黨輔選部隊「中央助講團」主力之一，馬英九這次參選台北市長時的很多選舉「基本動作」，就是在國大選舉期間，磨練出來的。

一九九三年二月，郝內閣總辭，由連戰接任行政院長，與馬英九有師生之誼的連戰，任命馬英九為法務部長，年僅四十三歲。

在李登輝主政初期，國民黨內派系內鬥激烈，但馬英九謹慎的避開風暴，但淡淡的流派色彩仍難免受到質疑。不過，基本上他是主流及非主流都能接受的人物。

（下期續完）